



# 不倒的紅旗

陈农菲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陈农菲同志是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。这本书所收集的四篇革命斗争回忆录，都是他近两年来的写的。“珠江风暴”是从广州暴动到海陆丰斗争的回忆；“在最黑暗的年月里”是作者1934年到1937年间，监狱斗争的回忆片断；“不屈的女战士郭綱琳”回忆了女共产党员郭綱琳同志的狱中斗争；“郭村战斗时的谈判”回忆了抗日期間我新四军粉碎国民党积极反共、破坏抗战的阴谋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。

这些回忆录，有助于我们認識革命胜利果实得来不易，从而更珍視和爱护革命的成果，激发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。

# 紅旗万岁！（代序）

## 一、在紅旗下宣誓

在一个明亮的小客厅里，挤着二十一个人，大家非常靜穆地坐着。黃同志在牆的正中挂上一幅紅旗，為我們三个新黨員舉行入党宣誓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紅旗；也是第一次聽到國際歌；也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用黨的名義對我講話。自己感到從那時起不但要做一个為中國人民、中國無產階級謀解放的戰士；還要做一个為世界無產階級謀解放的戰士。既艱巨又崇高的感情在激動着我，這時黨的領導人劉愿安<sup>①</sup>同志向我們三人發問：

“你們能遵守黨綱黨章嗎？”

“能！”我們很堅決的回答。

他又繼續問我們：

“你們能服從黨的鐵的紀律嗎？”

“你們能堅決執行黨的決定嗎？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劉愿安是四川共產黨最早的領導人之一，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被四川軍閥劉湘所捕，於一九二九年犧牲於重慶。

“你們能永不叛黨為革命事業而戰鬥到底嗎？”

“你們能不怕犧牲、不畏困難、為黨為人民的利益終身做一個無名英雄，在無產階級的部隊里永遠當一個平凡的戰士嗎？”

我們都以同樣堅決的口氣回答了“能！”

最後愿安同志說：

“同志們，永遠要記着，今天是你們新的生命——做一個革命家的政治生命的開始，記着！你們今天舉着手對着黨、對着紅旗所作的莊嚴的誓言。你們的回答是“能”，共產黨員的任務便是能完成歷史給我們解放中國，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使命……”

事情過去了三十多年，我沒有忘記誓言。對於年輕的同志，我沒有別的說的，好吧，讓我給你們講一些有關紅旗的故事，它是真正的史實。

## 二、從被壓迫被輕蔑中展開紅旗

黨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小組形成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，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宣布了“打倒帝國主義”、“鏟除封建勢力”、“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”等最低限度的政綱，同時也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、實現共產主義等最高的政綱。

帝國主義及其走狗——軍閥、豪紳、資產階級，好象發現了異物一樣，從四面八方來追索捕殺我們。

不知鴻鵠之志的燕雀們，則用一切輕蔑的方法，來嘲笑我們的綱領。

7 f

現在还活着的老而不死的胡适便是“燕雀”之一，他罵过我們的綱領是“象乡下人談的海外奇聞”，他硬說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“无恶意”，又說，“中国已沒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險”，認為我們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“全无事实根据”。追隨其后还有不少自封为“縉紳先生”的論客，認為工农不过是“愚民”，知識分子提倡革命不过是“秀才造反”；还有一些自称为“国粹派”的人物，罵我們是“赤眉”、“黃巾”的子孙，李闖、洪秀全的后代，自封为討赤大元帅的吳佩孚，則公然声称要“扑灭赤化分子，过激党徒”。

可是中国工人、农民、知識分子中的先进人士，仍然前仆后繼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，時間不过五、六年，革命势力进展得十分迅猛，到一九二七年，紅旗已由珠江流域插到长江两岸，橫据中国八十几年的帝国主义势力，在革命风暴中好似秋风中的落叶。千百年的封建制度已搖搖欲墜。中国人民的覺醒，中国人民的威力，使世界震惊，詩人們将为我們的成就而歌唱！全世界的人民将为我们胜利而欢呼！

赤色职工国际在武汉开会，全市挂滿了紅旗，武汉三鎮与长江汉水上旗帜相联，成为紅色的海洋。

一位英国和一位法国的无产阶级的老战士，在“血花世界”<sup>①</sup>揮舞着紅旗，高呼“中国万岁！”“国际主义万岁！”“紅旗万岁！”

虽然过了三十年，我已忘記了他們的姓名，我却永远記得

---

① “血花世界”为当时武汉的較高建筑是羣众集会的地方。

他們的白发在紅旗下发出的耀眼的光芒，我却永远記得他們的雄壯的聲音。

### 三、用热血保卫紅旗

蔣介石、汪精卫背叛了革命，昨天的战友(中国共产党)变成了他們的敌人，昨天的敌人(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)变成了他們的上司；武汉、南京、上海……均在捕杀革命战士，叛徒們大喊“反共”、“清党”；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。“从此以后，內战代替了团结，独裁代替了民主，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。但是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，被征服，被杀絕。他們从地下爬起来，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首，他們又繼續战斗了。”<sup>①</sup>

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，南昌起义失败后，当时革命策源地——广州的工人首先提出：

“放下青天白日的白色恐怖旗，  
举起镰刀斧头革命的紅旗”。

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公社成立，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工农民主政权，广州全城到处插遍了紅旗。

年青的工人和士兵們高唱着：

我們的紅旗是多么庄严而美丽，  
我們用自己的鮮血染得它十分的光輝，

<sup>①</sup> 見“毛泽东选集”第三卷1058頁。

它是我們的希望，  
它將我們引向勝利，  
我們要永遠高舉着紅旗！

從何處透來了這樣多的紅旗？這是一位大膽而心細的賀同志，他從武漢的白色恐怖中保存了幾十箱紅旗，他用極巧妙的辦法運到了廣州，他是起義的主力部队的教導團里的一位幹事，他說：“我相信中國人永遠需要紅旗，我便不怕一切，也不惜犧牲一切來保護着紅旗。”

起義部队撤往東江，一支失去聯絡的小隊由班長游曦同志<sup>①</sup>率領下，堅持到十二月十四日還在繼續戰鬥，陣地上立着一面紅旗。

敵人調集了上千的部隊，從四面八方包圍攻擊，夢想威脅這個班放下武器。激戰三天四夜之後，最後剩下三、五個負輕傷的人仍然在繼續戰鬥，這時游曦同志也身負重傷，她發出最後一道命令是：

“同志們！只要我們有一人活着，我們一定要高高地舉起這面紅旗！保衛着紅旗！”

——這位二十二歲的女戰士和她的戰友們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年了，可是同志們，你現在到處可以看到她手上的紅旗，它被幾千上萬的人在高高地舉起。

<sup>①</sup> 游曦是重慶中法大學學生，參加北伐為中央軍校女生連的戰士，廣州起義時，她是教導團的一個班長。

#### 四、紅旗之歌

民众的旗帜是紅旗，  
紅旗包裹着战士尸，  
尸首还未冷冻定，  
热血淋漓涂滿旗。  
高举紅旗，  
紅旗飞滿天，  
旗影閃閃下，  
作一殊死战！  
怕死的东西你快滚开罢，  
我們始終拥护着紅旗。

上面这一首歌，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間，在中华苏維埃紅色区域和国民党統治的白色区域，頗为流行，許多英勇的战士唱着它冲锋陷陣，許多烈士們在就义前唱着它走上刑場。

一九三四年白区党受到极大破坏，因“仁济医院案件”<sup>①</sup>而被捕的孟华亭烈士，在上絞架之前对我說：“假如你能活着出去，千万捎个信給革命作家們，多写几首象紅旗歌那样的詩。”他又說：“我好象最勇敢的战士喜欢冲锋号一样，我多想

① 一九三四年熊国华叛党后投入蔣匪特务机关，破坏我地下党組織，九月二十六日为赵軒、孟华亭、鄺惠安所率之“打狗团”将其击毙于仁济医院，后因叛徒告密，上述諸同志被捕，于一九三五年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。



作詩，我多想唱歌，我多想使自己的話能激動同志們的心，他們能繼續戰鬥下去，完成我們未能完成的事業。”

## 五、江淮河漢今誰屬

古來爭戰幾人回，  
又見同儕并馬歸，  
江淮河漢今誰屬？  
紅旗十月滿天飛。

一九四〇年黃橋決戰<sup>①</sup>後，南下的十一路軍與北上的新四軍會師，劉少奇同志率八路軍南下將領至海安，正是十一月七日，慶祝兩軍會師，全市懸掛紅旗，那天早晨，天還未亮，陳毅同志即率新四軍幹部前往迎接八路軍南下同志於郊外，上面這首詩是陳毅同志在馬上口占的一首絕句。

當時日寇已停止其向蔣介石的進攻，轉而進行敵後掃蕩，敵後戰鬥日益尖銳。國民黨採取所謂“曲綫抗戰”，“蔣汪雙簧”也越演越明朗。蔣介石用“防止異黨異軍辦法”製造反共高潮，國共關係十分緊張，有志之士都有“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”之感，誰能在那個敵強我弱、烏雲滿天的日子裡，估計到十年之內全中國插遍紅旗？誰能預料到十月紅旗要滿天飛。只有相信人民力量，對革命真理有堅定不移的信

① 指一九四〇年在江蘇泰興東北黃橋鎮，新四軍陳毅同志所部反擊國民黨韓德勤、李守維之戰。此一戰役，對開辟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

仰的人，才能有此科学的預見。

## 六、金星飞上了紅旗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久經考驗的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門上，发出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的胜利的凱歌，在亚洲古老的国土上、最年輕的人民共和国首都，升起第一面綴有五顆金星的光輝灿烂的紅旗。

一个滿臉笑容的孩子問他的爸爸：

“紅旗为什么綴上五顆金星，

是不是他有很大的功勛？”

“是的！孩子。”

从此，

在城市里飞着紅旗，

在田野里飞着紅旗，

在天空的铁鷹头上飞着紅旗；

战士們在宣誓：

要用自己的鮮血，

要用自己的生命，

保卫着为先烈的热血染透过的紅旗；

为中国人民建立过丰功伟績的紅旗万岁！

紅旗万岁！

一九五七年六月于上海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紅旗万岁(代序) .....  | 1   |
| 珠江风暴 .....      | 1   |
| 在最黑暗的年月里 .....  | 18  |
| 不屈的女战士郭綱琳 ..... | 106 |
| 郭村战斗时的談判 .....  | 127 |
| 校后記 .....       | 145 |

## 珠江风暴

——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到海陆丰斗争的回忆

广东，这美丽的南国，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。当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之后，许多有志的青年，都抱着挽救革命的崇高理想，纷纷来到这里，准备为祖国为人民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新事业。

到了广州，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袁裕（即袁国平）同志，他年纪与我相仿，他告诉我，南昌起义军并没有完全失败，朱德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到湖南，颜昌颐、董朗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到东江，继续坚持斗争。他还告诉我，党在策划秋收暴动，准备夺取广州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。这一切都有力地激动着我，鼓舞着我，使我深深感到，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，斗争还是在继续着。

临分手时，袁裕同志对我说：“你住在小旅馆里很不妥：第一，不好看文件；第二，容易被敌人注意。你是四川人，我看还是搬到四川会馆去住吧！既安全又可省下房租。”我正睡不惯广东旅馆的竹床，陶器硬枕头，加上臭虫咬得凶，我立即同意了。

四川會館很熱鬧，不但住有四川人，而且還有兩湖人，甚至北方人。有次，我為此好奇地問看房子的老大爺，他說：“葉大哥介紹來的，怎好意思不收啊！”

又是葉大哥，我已經聽到許多人談到他了。我想他一定是哥老會的头子，要不就是行俠好義的老先生。

黨的同志在這裡秘密集會，研究工作。在一次聚會中，袁裕同志指着一位中等身材，面目方正，精神飽滿，臉上有些麻子的人對我說：

“翰君（我當時的名字），你不認識嗎？這是葉鑄同志。”

“是葉大哥嗎？”我問。

“不要叫什麼葉大哥，那是他們亂叫的，你叫我葉麻子，倒也名符其實。”那人一口標準成都話。說完，他笑着親切地和我握手。這時，教導團的軍官陸更夫插嘴道：

“叫你麻子也不好，你就吃麻子的亏了，老婆找不着，做秘密工作目標挂在臉上，敵人暗探一看着你，就盯你的梢。”

大家說笑一陣，袁裕同志傳達了黨的指示，布置了工作。

散會時，有個同志說，近日公安局長朱暉日又到處搜捕革命者，讓大家多加小心。教導團的甘理真同志拍拍身上的軍裝說：“身上有老虎皮，腰里有手槍，他們不會把我們怎么樣的。”

“可不能大意，否則就會破壞我們要在廣州轟轟烈烈地干一場的計劃。”袁裕同志最後這樣叮嚀大家。

## 二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粵系軍閥張發奎、黃琪翔把桂

系軍閥赶走，霸占了广州。他們为了扩充实力，繼續进行分贓战争，打着“护党”的招牌，装着左派的面孔，欺騙人民，到处招兵买馬。

张发奎的第四軍的教导团，是由原武汉軍校的學員組成，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，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。反动头子們不大放心，虽然已繳下了武器，还在整天叫嚷，要解散教导团。张发奎对教导团的評語却是：“拉了綫的手榴彈”，意思是說拿在手里要炸自己，可是扔出去就会炸別人。利用它来做为扩大自己势力的武器，于是，他調出一些左傾軍官，派进一些他的亲信，不仅不解散，反而决定扩充教导团，发还了武器。

警卫团在湘赣边起义，回到广州只剩下一个空架子，张发奎想恢复建制来扩充实力，我們党为了扩大革命力量，經过叶劍英同志的大力活动，使张发奎将两个特务营为基础，再招募省港罢工的失业工人，建立起一个新的第三营，并以梁秉枢<sup>①</sup>为团长，陈选甫<sup>②</sup>为团指导員，团部住在东堤八旗会馆。当时，党派我到那个团去当連指导員，我們那个連的連长是袁耐坚同志。我的工作很順利，班、排长都是革命的，或是同情革命的，全营只有个别連长、連副是黃琪翔的亲信。

警卫团和教导团关系很密切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他們出版的进步小刊物“滙星”。但是反动派們光喊：“教导团是赤化的大本营！”“教导团要暴动了！”可对我们和黃埔特务营等单位，却不大注意。实际上，这些部队亦为我党所掌握，几乎每

① 梁秉枢，黃埔一期学生，当时是共产党员，后来脫党叛变。

② 陈选甫，黃埔一期学生，当时是共产党员，暴动中动摇逃跑后叛变。

个連队都有党的細胞。

初冬的广州，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，无产階級首先奋起斗争。各行各业的工人連日举行罢工，示威游行，反对反动政权，高喊：“放下青天白日的恐怖旗，举起镰刀斧头的革命紅旗”的口号。紅旗蔽空，群情激昂。

我在街上看到不少北伐时期并肩战斗的同志，大家都非常兴奋。

唐維同志說：

“看群众这股热劲！广州要变成第二个武汉了。”

“不对，要变成第二个南昌！”我說。

“是啊，人民不能按老样子活下去了，暴风雨就要来临！”

以张、黃为首的广州的反动当局，看到群众的革命情緒十分昂揚，立即扯下左的假面具，阴谋策划在广州来一次比南京更厉害的大屠杀，并要解散教导团，和革命的群众組織，压下革命的群众运动。

党的省委研究了形势，决定提前起义，一切准备工作，迅速而秘密地进行着。尽管敌人，特别是以棒喝主义者①朱暉日为首的恶棍們，不分昼夜的偵察，捕捉，但我們的工作并未有絲毫的松懈。

十二月十日的晚上，熄灯号刚吹过以后，团指导員办公室的干事英雄同志来通知我們：上級已經决定明晨三时举行起义；在十一点以前把反动軍官監視起来，罪大恶极的处，

① 棒喝党，乃意大利墨索里尼組織的法西斯党。棒喝主义即法西斯主义。



战斗准备也要做好，等教导团的枪声一响，就迅速攻占指定的据点。

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准备好了之后，我对袁耐坚同志说：“你休息一下，枪打响了，是难得有机会合眼的。”

“枪没有打响以前，我更是难合眼。受了半年多的狗气，这回可该出一出了。共产党不是光挨打不还手的，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，广州很快就要变成人民的了。”虽然仅我俩轻轻地交谈，但他还是很激动，仿佛在向千百人讲话似的挥动着拳头。

十一日晨二时许，从四标营教导团发出的第一枪，发光的子弹划破了被白色恐怖笼罩了八个月的长空，在南中国揭起了永远不倒的红旗，我们听到枪声，即根据命令，将三个连集合在一起，逮捕了反动军官，宣布起义。并且告诉大家，从今以后，这个团就是工农革命军了，官兵一律平等，薪饷不分级别，一律每月20元。士兵非常高兴，自动撕下青天白日帽徽，挂上红色识别带，投入战斗。

在团部方面，行动之前，即将最反动的团参谋长唐介元处死了，党决定团部参谋陶铸同志为团参谋长。梁团长率部攻打敌人的指挥机关第四军军部，一接触，他就负伤，党又派蔡中熙同志为团长，团部命令我带一个连警卫东堤。这时，我们听到张发奎和黄琪翔逃走了，大家气得跺脚。

停泊在白鵝潭的英、美、日、法帝国主义军舰，这时在珠江游弋着，不断向我阵地发炮，打得八旗会馆这座古老的房屋摇摇欲坠。我们从仓库里推出几十门各种炮准备还击，可是我们只会用迫击炮，其他炮大都用不来。后来，战士们（很多



是工人)想尽办法,才把一排平射炮弹打出去,赶跑了这帮外国强盗。

周围响着激烈的枪声,馬路上到处是挂紅帶子、背着枪的工人,到处是紅旗和紅布标语。白色恐怖的广州,一下子变成了紅色的大海。

四处打得真热火,士兵有的耐不住了,跑来問袁耐坚同志:“連长,咱們光在这里警卫还行,也得去打打呀!”

“老实地执行任务吧! 仗有你打的,打倒旧軍閥,还要打倒新軍閥。工农要解放,除了战斗沒别的办法。”連长耐心地向他們解說。

“我們打一輩子仗嗎?”另一个战士問。

“誰說的,革命不单是破坏,更重要的是建設,把我們这个地大而弱,人多而穷的祖国,建設成一个富强的、帝国主义不敢欺侮的国家。”

第二天,我們奉令調到永汉北路,部队住在財政厅里,我們指揮所設在太平館楼上。

两天过去了,曾一度沉寂的枪声,又逐漸激烈起来,而且越来越近。連长和我研究一下情况,感到有些不寻常的变化,于是我跑到总指揮部去打听消息。向一位領導軍事的同志請示,他非常消沉地說:

“現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,結果呢,不是‘巴黎公社<sup>①</sup>’,就是‘一九〇五<sup>②</sup>’。”

---

① 指一八七一年三月八日巴黎无产階級領導的起义。

② 指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无产階級領導的起义。上述两次革命都失敗了。